

人壽金鑑

八
亂
金
銀

自叙

人壽經語也金鑑史事也曷爲牽連名書曰人生由少而壯壯而老所處之境不同而人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無不同故書云五福壽居其一曰攸好德者德壽之本也古人所以享壽者在是是焉得不以古人爲鑑哉若謂今人自某年必當如古人行某事則是膠柱鼓瑟未免泥古然今人至某年而並不知古人曾行某事足以爲鑑則是學無根柢又未免蔑古夫泥古者失之蔑古者尤失之皆非余編書本意也余行年近四十矣思四十以前不知鑑於古人者何事即四十以後又不知鑑於古人者何事惟日以書史自娛消磨歲月每見古人至某年其行事有可鑑者隨手抄撮劄記別紙積久成帙初不敢以示人藏之篋笥而已會己卯春客遊韓江因緣接晤元和顧澗蘋江

都鄧溥泉兩先生偶譚及古人年齒事遂出所藏藁本就正蓋
兩先生皆好古之士而能以古人爲鑑者旣見而心許之辨正
之且參校之並促施之梓氏以諗同志余何敢固辭計是編草
創於丁丑之春錄成於戊寅之夏開雕於己卯之冬迄庚辰五
月而竣嘉慶二十五年六月朔日安東程得齡書於枚臯舊宅
邊之棗花樓

張序

華髮漸生白駒過隙有人折若木以拂日恨我無媧石以補天
搜求不死之藥徐福未回檢點養生之篇嵇康難信英雄運甕
學士焚膏顧此居諸長悸心魄然而雜花生樹茵溷亂投黃土
搏人彭殤異致年華相似事業全非同此一百歲之光陰幻作
四千年之公案春雲一碧秋月同圓雲何態而不呈月何川而
不映斯須萬變雜還五方從古無人都爲一集則有程君湘舟
江左名流安東學者與予季有維私之誼於來邗結會文之交
腹笥便便心花辦辦仿一人之年譜作百代之長編以年爲經
以事爲緯明珠一串个个皆圓織錦千文層層可讀以七穆三
桓之博洽列千門萬戶之鋪排體例精嚴取材宏富準諸正史
旁及百家辨其舛譌加之訂正即如靖節生年顯載晉史而張

續異說又據斜川自非高挹羣言焉得折衷一是茲則辨其魚目責彼鮫人黜張霸百兩之誣笑比陽三墳之陋引繩以度若網在綱張巡強記識睢陽之丁男和璞前知測侍中之丙子亦云勞止不其偉與且夫古今人表升降失當宰相世系繁冗取譏斯皆耳食之談絕少心得之見夫世族一門唐人最重若非茲表何以取裁蓋唐表於淵流辨及毫芒茲編於年齒徵其始末後先輝映足與頡頏授而讀之矇竊有惑且夫池塘春草至情入夢洞庭木葉警句驚人清談奪輔嗣之席錦囊盛長吉之句之數子者壽止弱冠名蓋寰區而公孫宏家居牧豕年逾四十待詔金馬時已七旬若使蚤填溝壑何以能策賢良由是觀之修短者天也樹立者數也然或髫齡而穎悟或髦期而好學聖賢進德豪傑立功此則人謀非盡前定彙爲一編便於觀覽

亦使玩歲愒日者有所警戒云

嘉慶龍集屠維單閼姻愚弟張頡雲拜撰

程序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又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斯二者非妄即怠士苟及時策勵愛惜分陰終其身無宴安媮惰之習則德成名立庶幾君子矣昔孔子憤樂相循復曰加我數年五十學易五十讀作卒定論也竊以天數五地數五合之爲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又五十爲河洛中數先儒謂減河圖之五以補洛書是五與五即十也亦即百也且著一根而百莖其數亦與河洛合分之則用五十參天兩地之神盡在乎是故倚數以學易可以寡過紀數以明善可以誠身萬事萬物必本乎數數之時用大矣哉此吾弟湘舟人壽金鑑之所以著歟弟自幼力學穎悟樸誠家多藏書無不丹黃一過每念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惕惕乎常以自勗且以勗人偶閱全謝山先生

年華錄決爲褻淺者僞託乃參考四部旁及九流他說薈萃成編徵乎實以引其算目爲史以別其名貫穿古今體裁宏大時余歸自廣陵弟書方卒業攜以過余余讀而嘆之羨之反復求其所未盡善者而卒不可得非沈酣載籍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烏能及此既促其付梓且用是自旤焉壯夫生不能立德立功庶蘄至於古之立言者或上下千載勒成一書考鏡是非得失或作爲詩詞以自鳴洎余還山十年憂患歲華荏苒盡銷磨於飄蓬汎梗之間今老矣頽然坐廢仰屋空嗟有弟淵通嗜古如斯不覺發起予之喟是編也豈徒廣異聞資博洽如探宛委如入羽陵究其指歸實不外乎學易寡過之旨由此觀我觀人是則是倣孳孳焉日就月將可以取左右而逢原忘年數之不足矣尚何至如古詩之所嘆也哉

嘉慶二十五年二月既望兄元吉通甫甫序於耘硯齋中

顧序

曩識金壇段茂翁述其師戴東原之言曰釋氏之教謂人生百年但如泡影必修至厯劫不壞乃爲有以自立我儒不然也就此百年之中求其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自足以不朽而無俟餘求矣予聞而韙之因思冉冉一世不爲不暫苟不知求自立無論也若求自立者則以德以功以言由少至老無一日無當爲之事矣自策勵宜如何耶推而至於一月又推而至於一歲自策勵更宜如何耶後聞全謝山有年華錄一書於古人嘉言懿行勝事美譚凡屬有年可稽者經史子集兼收並取以每年爲經以各人爲緯而分繫之意謂若此書者人人得之置於座右用作觀省實及時進修之一助惜流傳絕少予乃未獲一見也客歲在邗上識李君練江言及家有其書并言其友淮城程

君湘舟尤極愛之即因練江而識程君君名家子敦素嗜古多藏書而善讀自言唯嫌全氏命意雖美然恐出謝山緒餘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均所難免於是博搜深考爲之補正九流四部期無譌漏有似乎述而不啻作也亦旣成編視舊舊倍蓰其盡善則過之更命新名將付剞劂慮讀者不察或誤等諸六朝隸事才語屬予揭大指於首予因之有感焉夫程君之著書裨人進修良所謂立言不媿儒者吾知非僅爲當世所推許即千載而下定無異辭也至若予者昏鈍疲孱德之與功固宜無分而束髮受學屆茲振素不離文字閒徒以奔走傭筆牽率遲暮未能譌成一二短書謏說以希表見邇且貧病交攻困羸莫支轉思逃禪消磨殘齒猶復區區一序自幸挂名簡端豈不撫景而歎不逮程君遠甚也哉

嘉慶二十五年四月望後三日元和顧廣圻千里甫序於毗陵
舟次

鄧後序

右人壽金鑑二十二卷吾友安東程君湘舟之所輯也湘舟力學嗜古篤好乙部以爲人之模範莫備於史自史漢以下亦古今得失之林也爰取正史所載及他雜傳記稗乘若干種各以人之年齒次第編排類聚成帙其大指則顧君千里及程君所自爲序言之詳矣予無庸贅述焉屬校讐事畢例有後序余惟古者四十強仕所以出謀發慮無過舉也漢左雄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墻面則無所施用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夫限年試才之法所以通天下之中人而顏淵子奇之賢不與焉若其年齒將及此限而猶不能卓卓有所表見是則宜先自鑑者信莫如予矣雖然世之貪昧躁進者亦宜鑑焉昔者王元長躁于名利三十內望爲公輔及

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
人填塞至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
其敗也年二十七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小過之初六曰飛鳥
以凶斯非古今人士之大戒歟亦有飛蓬之叟憔悴一經芟蘭
之童聯翩上第以彼巧速笑此拙沈不知宣明作鎮之日已不
如令則持節之時翁子負薪之年又蚤于公孫牧豕之歲魯連
飛辨于稷下星甫一終伏生傳業于濟南期逾大耋或以芳潔
見忌卒罹夭折之傷或因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揆諸時命
豈或爽乎抑又聞禮有致事之年古垂知足之訓是以退傅辭
歸于鄒魯二疏祖道于都門蜀嚴湛冥于卜筮貢生讓秩于光
祿此皆曩哲之芳徽流馨于竹帛者也至于桑榆旣迫蒲柳先
零大馬之齒無補于當時駑駘之身將填于溝壑則宜遠惟大

易負乘之譏追誦詩人素餐之恥以此自鑑庶幾哉歸真返樸
終身不辱云若乃崎嶇畢世荏苒百年類羝羊之觸藩如白駒
之過隙達觀之士廼欲託身輕舉稅駕遠游深味黃石之言思
踐赤松之約餐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茹商洛之芝
英飲南陽之菊水余謂如斯之類皆是外編何者稽古可以永
年立言亦稱不朽苟身名俱泰即命算方長何必屈伸偃仰吐
故納新然後乃比喬松之壽也至如才性闇劣知識凡庸仲華
拜袞之歲旣所不知陸機入洛之年身又不解若斯人者請與
觀程君是書則自今以往有如晉乘疑年史推甲子皇覽初度
騷紀庚寅其將不得詫爲才語矣乎

嘉慶二十五年六月望日江都鄧立誠識于頌詩讀書之室

人壽金鑑凡例

一年齒之義見於曲臺記其在周官仕版民版亦詳書之故後之史家遇其人有年可稽者亦必因事特書曰年若干歲是可由一歲以至百歲分爲子目薈萃羣書編爲一集以備觀覽然近日坊刻有全謝山先生年華錄一種所引書籍既未詳備而古人年齒又未免生卒錯雜其爲僞託無疑是編采錄悉爲標明間有考證仍附按語辨之

一古人之年自以正史爲準凡引他書必參閱正史正史不載始旁及之然正史中亦有一人先後互見者如史漢則引史記宋齊梁陳書與南史魏齊周隋書與北史則引宋魏等書有獨載南北史者則引南北史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不妨隨所徵引非若百家紀載必以書之最先者爲